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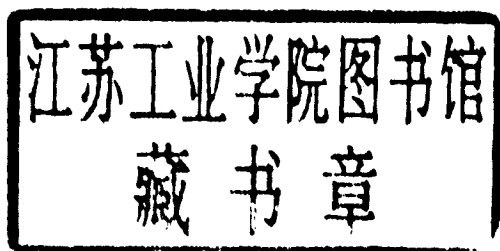
不讓富農鑽空子

王汪等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子 空 鑽 農 富 讓 不

王 汪 等 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容說明

這裏搜集了四篇反映農業生產合作社生活的短篇小說。
“兩畝地”、“不讓富農鑽空子”是從“吉林文藝”一九五五年第五、第八兩期上選出的；前一篇寫一個農業社如何幫助一個有顧慮的老中農認識到合作社的優越性，將兩畝自留地入到社裏；後一篇是寫農業社社員揭露富農分子挑撥離間的故事。
“摘南瓜”選自“山西文藝”一九五四年四月號，寫老社員李忠旺如何維護社內利益的故事。“老兩口”選自“遼寧文藝”一九五五年十二期，寫老夫妻倆愛社如家的故事。

書號：0608

不讓富農鑽空子

著者：王 零

編輯者：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號
(北京香廠胡同73號)

印刷者：北京市印刷一廠
(北京北西便門南大街11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25千字

印張：1 5/16

定價：(4)一角二分

印數：1—18,000

1955年12月第一版

195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目 錄

摘南瓜·····	胡林天 (1)
兩畝地·····	王榮偉 (9)
老兩口·····	李敬信 (20)
不讓富農鑽空子·····	王 汪 (30)

李忠旺老汉常常好在人們面前誇兩样事情：一样是“我們農業社的南瓜”；一样是“我的好老伴”。

先說他的老伴。

李忠旺和他老伴到一个家裏过活，已經四十多年了。結親時，一身新衣衫也沒有給她做。过了幾天光景就連鍋蓋也揭不開了。但她並沒有說過一句歪話，不嫌他窮。李忠旺地不多，夫妻倆就下苦力開荒。回家來，她總是把稠飯給他吃，自己喝稀湯。土地改革以後，他們分到了房屋、土地，夫妻倆勞動得更欢了。有一回，縣長到他村裏來檢查生產工作，听說李忠旺的老伴勞動好，还到他家裏坐了一会，並誇獎了幾句。以後，人們有時閒談起來，說：“李老伯這幾年的光景鬧好啦。”

李忠旺就說：“論光景，我老伴要佔一半的功勞。”

人們應和道：“李嬌子就是會过光景。”

“嘿，沒有我那老伴，我早給餓死了。”

人們知道他愛誇老婆，就多說幾句：“李嬌子在勞動上也不能說差呀！”

李忠旺忍不住笑了：“縣長还到我家裏來看過她呢！”

再說農業社的南瓜。

他們村裏的南瓜，在周圍村裏原是有名的。自從他村辦起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後，農業社挑選了最適合種南瓜的土地，上的糞多，又讓種南瓜最拿手的人專門養種。這樣，他們農業社的南瓜就更出名了。趕集時，別人的南瓜還沒有動咧，他們農業社的南瓜早賣完了。

農業社的南瓜是誰專門養種呢？李忠旺老漢。李忠旺種南瓜，確是一把好手。從年輕時候起，他無論做什麼事情，總要往人前走。他是一個愛榮譽的人。天剛亮，有誰碰見他下地，說：“李老伯起的真早，天剛亮就下地。”第二天你看吧，天還不亮，他就到了南瓜地裏。大家推選他專門種南瓜的時候，有誰說了一句閒話：“李忠旺種南瓜自然是好把式，就怕是農業社的南瓜還不如他自留地裏的好。”他當時沒有吭氣。回家以後，他在自留地裏種的幾苗南瓜，三天都不去看一回；農業社的南瓜地呢，從下種到出苗、長出蔓藤，到開花、結下南瓜，他每天都不離南瓜地。他以前只種過一畝南瓜，現在呢？種了二十畝，全身的本事都有地方用了。那麼一大片南瓜，一行一行的，齊齊整整，均均勻勻，每天不見見他的南瓜就過不去。即使到外村辦事回來，也要繞幾步路到南瓜地裏去看幾眼。地裏沒活計時，他在家裏也閒不住，就拿個小鋤，到南瓜地裏，壓壓蔓藤，鬆鬆土。

過路的人們取笑他：“李老伯，這南瓜成了你的第二個老伴啦！”

李忠旺只是笑一笑，還是不停手地作務他的南瓜，高興地

听着別人的誇獎：“這南瓜長的真出色啊！”

但就在這時候，却出了一件事情，叫李忠旺老漢很不高兴。

二

一天早晨，李忠旺下地時，發現地边上少了幾顆南瓜。他去問社長，社長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又少了幾顆，而且連他劃上記號、留作種籽的南瓜，也丟了好幾顆。整整半年多的心血，滿希望把那幾顆最好的南瓜作種籽，明年來一個更好的收成，可是，竟有人做這種事情：拆農業社的台子。李忠旺心想：這是誰幹的呢？是眾人的東西就不心疼嗎？自己負的什麼責任呀！但每天守在地裏照看也不頂事呀，而且也不是個根本辦法。地裏的人很多，南瓜地兩邊都是小路，人們來往不斷。特別是那些女人們，從地裏回去時，手裏總是抱幾顆南瓜，也



不知道她們是在自家地裏摘的，還是到農業社地边上摘的。一時，他竟對那些女人們不高興起來。女人們路過地邊和他說笑時，他也不理她們，只是狠狠地看著她們手裏的南瓜。但南瓜又不會說話，也沒有寫著是誰家的呀！這一來，他忽然想出一個辦法：在路邊每一顆南瓜上，在南瓜把柄上，都劃上記號。

後晌，他坐在南瓜地裏，眼睜睜看著路過南瓜地的人們。天黑以後，他又到村口上，見有人抱著一顆南瓜回來，他就迎上去說：

“你这南瓜長得真好，給我看看。”

又一個女人進村來，他又是：“你这南瓜真大，我看看有多重。”

看來看去，南瓜上都沒有他劃的記號。

這時，剛巧社長和幾個社員也從地裏回來。他們問道：“李老伯還不回去吃飯？”

李忠旺搖搖頭：“顧不上，今天我得看看是誰摘了咱們的南瓜。查出來，要好好的教育教育她們。”

一個社員不大相信他這種做法：“你在這裏也等不住呀，人家不會從別的地方進村去？”

另一個社員卻熱心地告訴他：“我今天可看見了，劉相成家女人，剛才從咱們南瓜地边上過來，一會走的慢，一會走的快，我仔細一看，她胳膊彎裏夾著一顆大南瓜。”

又一個社員也附和道：“我們一塊兒看見的。八成是她。她以前就多一隻手，從誰家地边上過一次，莊稼就跑到她懷裏去了。解放以後雖說改了，誰又能保住老病不犯呢！”

社長說：“靠你們說的這情況，就能斷定？”

李忠旺說：“我能認出來，我到她家裏查去。”

社長攔住他說：“先不要急，万一鬧錯了呢？這種事不要一下抓破臉，我看先找人去和她側面談一下，最好讓她思想上覺悟了，对大家也是個教育。”

一個急性的社員忍耐不住，差一點高聲叫起來：“我看就是她，她有覺悟不幹這種事。乾脆，今晚上開會，叫她坦白。”

社長急忙止住他：“低聲點，叫別人聽見，亂傳開去多不好。我們先回去吃飯吧，一會開個社務委員會，先研究一下再決定辦法。”

社長和其他社員都回家去了。李忠旺對社長這些辦法當然不能滿意，但又有什麼好法子呢？他也只好回家吃晚飯去了。

三

李忠旺回到家裏，他老伴已經給他端上來一碗熱騰騰的南瓜和子飯。他雖然心中有事，不大想吃，但碗裏的南瓜確實又甜又麵，他老伴又是笑盈盈地坐在他跟前，他也就吃起來。邊吃邊說道：

“這顆南瓜真好吃，在哪塊地裏摘的？”

“在村後那塊自留地裏摘的。”

“個頭大小？”

“够大了。”

李忠旺忽又喜歡起來。自己的自留地不如農業社的南瓜地

好，糞也少，作務不到，還長得這麼好，要是把這顆南瓜籽給了農業社，那明年定會長得更好。

“籽還留着吧？”

老伴回道：“留着。”

“在哪裏，給我看看，好好地放起來。”

“在案板上放着。”

李忠旺走到案板跟前，看看南瓜籽，又看見旁邊還有一顆南瓜。忽然，他心裏猛跳了一下，仔細一看，一點不錯，南瓜上有他親手劃上的記號。一下子，一股火冒上來，但回頭一看見他的老伴，火又憋在肚子裏，倒吸了一口冷氣。

他老伴問道：“怎麼啦？”

李忠旺一時說不出話來。

老伴又問：“到底怎麼啦？”

好一会工夫，李忠旺才冷冷地問道：“這南瓜究竟是从哪裏摘回來的？”

他老伴慌忙走過來：“我不是說過，在村後自留地裏摘的！你整天忙在農業社，我好不容易把自家的南瓜作務大了，你又要胡生些什麼枝節？”

李忠旺的气火冒出來了。他把南瓜放在老伴面前，指着南瓜上的記號：

“這是你劃上的？”

他老伴沒有想到這一層，愣住了；隨後，她想了一下，回到炕上去，反正事情已經弄明了，就實說吧，自己的老漢，也不是外人。

“我也不是为了别人呀，看着你忙累一天，回來連一碗香甜南瓜和子飯也喝不上……”李忠旺沉重地“唉”了一声。他万万想不到他的好老伴打了自己的臉。

“为我？你要把我毀了！”

他老伴原想这不过是小事一樁，農業社有那麼多南瓜，摘幾顆有什麼要緊？隱瞞着，或者敷衍过去也就算了，不想他這麼大驚小怪，這麼認真，而且，多半輩子，他還沒有這麼難为她。她好像受了委屈似地說道：

“我就知道你那兩顆命根子，以前咱那兒子生了病，你也沒有費过这么大的辛苦，到如今，連个一男半女也沒有……”

一提到死去的兒子，老漢也心痛起來：

“唉，不要提兒子啦，那時候咱沒錢看病呀，你這不是沒來由活冤枉人？”

“我冤枉你？你就是說的好听，原初我說慢一步參加農業社吧，摸不清以後的利害，不知道裏頭的規矩，你是一定要參加，說什麼到了社会主义，还能吃上牛奶、麵包，哼，如今吃兩顆南瓜都像造下罪似的。”

“誰不叫你吃南瓜？可是……”

“可是誰像你，這麼為公眾操心，連个南瓜也吃不上！唉，社裏人多，就是摘幾顆南瓜，輪到每個人名下，才能損傷多大一點？”

李忠旺听了越發伤心了。他也不看她，只是低着頭說：

“我現在才知道，你還沒有和農業社一條心。以前，我看見你在農業社勞動挺好，總以為你对農業社好，不想，你單是為了

自己賺勞動日，不管農業社好壞。咱們都上年紀了，你我常說：咱們無兒無女的，沒個靠，好容易有了農業社，有個靠頭，老得不能動時，也不用發愁了。可是你還沒有下辛苦把它養壯，倒……”老漢不願意在老伴面前說出不體面的話來。想起一年來他和其他社員們辛辛苦苦辦社，而自己常常誇口的老伴，却來拆自己的台，成了絆腳石，他心裏難受得不願意再多說了。

他老伴也不說話了。她真的覺得自己錯了。想起老漢對自己的好處，想起老漢對農業社的盡心，想起老漢的為人，想起自己對農業社、對老漢，作了這種錯事，心裏一陣酸痛。

老漢听着老伴哭起來，一時又心疼她，又怕外人聽見，要忽然社長來了呢？

“不要哭了，哭頂什麼事？”

“那……你要我怎麼辦呢？”

這句話把老漢也問住了。怎麼辦呢？自己去告訴社長？報告自己的老伴做了這種事？去不得！不去說，社務委員們正開會為這件事費心，還懷疑到別人身上，万一真的要開大會……老漢心亂了，一時沒了主意。

他老伴忽然坐起來，用勁擦了眼淚，走到案板跟前，提起那顆南瓜。

李忠旺奇怪了：“你做甚？”

“我給社長說去。我認錯，改過。還有三喜家媽，也偷摘過農業社的南瓜，我也要勸她坦白改過。”

李忠旺心裏的愁雲一下子飛散了，高興了起來。還是自己

的好老伴啊！她自己去，对的。知錯、改了錯，当然就好了。社長也会高兴的，農業社又前進了一步。但他老伴走出門時，李忠旺又忽然叫道：

“站住！”

“又做甚？”

“你就說是你自己想通的，不要說是我查出來，動員你啊！”

他老伴沒有吭氣，照直走了。老漢又追到門口，一直到看不見老伴了，他還在門口站着。

一九五四年二月

兩畝地

王 榮 偉

雨，一連下了三天了。

夜裏，老張頭躺在炕上，睜着眼睛，總是睡不着。

外面，雨还在下着。远处，雨點打在莊稼棵子上，沙沙一條聲，近处，房後倉房上的洋鉄瓦噹噹山响。

听着这响声，他的腦子裏也响了起來。他一脚蹬開了被，翻了个身，又翻了回來：“唉，真是他媽的又悶又熱！”

老伴早睡着了。他覺着更煩躁，無可奈何地打唉聲。

“唉，那兩畝伤心的玩藝兒……”他心中思謀着。

他又翻了个身。把眼睛狠狠地一閉，心一橫：“愛咋咋去

吧，總共才兩畝……”可是他心裏總是放不下這事。

老張頭是永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他是今年春天加入社的一個中農戶。

去年，他還是個互助組員。春起那嚕，互助組轉社，他為難了一陣子，可到底還是跟着轉入了。他是這麼尋思：組上的人都入了，自己拉後也不好。再說侄子張振榮是互助組的組長，屢次三番地動員他。就這麼的，他入了社了。

他這個人做事老是藕斷絲連的。

土地入股，留“自留地”的時候，他打開了小算盤。

他家房前房後的菜地不算少了，種下的蔥、豆、瓜、茄，足夠老兩口子吃。照理說，“自留地”留不留都行。可是他想：還是留點好，入社可是平生第一遭。雖說以往看的、聽的都沒啥不好，但總不是自己經管的，這就不能不加小心。萬一社裏莊稼要弄糟了……那還不得挨餓呀！

尋思了好幾天，他提出要把前門口的地留下兩畝，說是種菜。他心想：這回是“船破有底，底破有幫”啊。

他一提出去，社裏人可就議論開了：有人說，他一共不過八九畝地，抽出兩畝留的太多了；有人說，他種那些菜，根本就用不着。

他一听，來火了。可是他沒和誰吵吵，幹仗——他不會這個，甚至說話連話音也不提高；可是他心中作勁，開會也不來了。

張振榮，這個新上任的社主任，新開村的青年團支部書記，對這件事可有點着急了。他去找叔叔，老張頭不吐心事，

有時却叨叨咕咕：“入社，連吃菜也不行了！”

振榮說：“你老那大場園還不够種菜，非得上大地種菜不可。”

老張頭說：“我的地，得意啥，就種啥。……不興留，我退社。”別看他對別人不大吭氣，對他侄，可就仗着是個大輩，動口就粗聲粗氣的。

“你看，動不動就來氣！我看咱在社裏再研究研究。”振榮滿面帶笑。他這麼說，倒不是因為他是他叔叔，是因為社主任就該好好團結社員。

社裏為這事核計了好久，大夥心裏都明白，老張頭這是為了啥。有一天振榮告訴他叔：“你老實在要留，咱們也不硬攔，不過，這內外兩份心，慢慢弄吃虧了可別怨別人哪！”

“你他媽別操心了。”老張頭樂了，說着笑話。

轉眼來到了種地的時候，社裏開犁種了小麥。老張頭這時候，一邊幹活一邊捉摸自己留下的那兩畝地種什麼好。種大田，他不好意思，因為自己說是種菜；要是種菜呢，他又不大得意擺弄那玩藝兒。

这天晚上，他遇見了劉老三。這劉老三是個單幹戶，有名的“二八月”莊稼人，在早挑過貨郎担，這兩年也種地了。

都是堡中人，見面自然要寒暄幾句。後來說到留地的問題，劉老三說老張頭做的對，人到啥時候也得留個心眼。嘮着嘮着，劉老三把話頭引到了那兩畝地上。

“你打算種啥？”劉老三問。

“還沒核計好呢。你看種啥好？”在往常，老張頭怎麼沒

主意，也不能請教他；可如今，他是“病急亂求醫”了。

“依我看啊，”劉老三皺了皺眉，眼珠子一轉，“你莫如來它兩畝香瓜！”

“種瓜？”

“哎，對了。”劉老三又說：“那玩藝兒可是來財道，等瓜下來的時候，挑幾担子出去，回來不是滿腰盡是錢！”

老張頭沒立刻答言。心想：“種瓜麻煩……利倒是挺大……不，還是得弄正經的。”

“你要願意，咱們夥種！你坐吃三成，咋樣？”劉老三動了腦筋。

老張頭心裏話：“份種地、夥種瓜”，這是最難辦的事，我決不能和你在一鍋攪稀粥。他沒好氣地答道：“要種，我個人也能種。”說罷轉身就走。

“嚇！好心當了驢肝肺。”劉老三冷言冷語地說。

“哼，留着你的好心吧。”老張頭走到大門口停住腳，回過頭來頂了他一句。

又過了兩天，老張頭還沒想出種啥好。眼看大田快種完了，再耽誤可不行了。他想：“種香瓜？可也行。那玩藝兒利大，要是社的莊稼弄糟了，還能頂補一陣子。”於是便託人買了些瓜籽。

這兩畝地不大，操心可不少。老張頭在社裏幹活，心裏總是牽掛着它。鬧的心不在肝上，拿耙子錯當了鉄鍬。

社裏這幫小青年們，總愛拿他這塊瓜地當說笑材料，這個說：“張大叔，香瓜下來可得請客。”那個馬上接過去：“你

們別瞎惦記了，這是大叔留下攢小份子、養老的。”接着是一陣脆快的笑聲。

這使他臉上掛不住：“唉，真是的，我一個人這麼特別……”可是又一想他的主意還不錯，心裏就鬆快了一些。“別聽他們的，孩子家哪知道過日子的甘苦。”但他還是忌諱別人嘮這事，總覺着見不得人；每一聽“瓜”字，臉就一熱，又覺着不光彩了。

最難心的是蒔弄這塊瓜地。從種到打尖，他都是請的“病假”。說腦袋疼，不能跟生產組下地了，然後，偷着跑到地裏，幫着老伴抓撓。

老伴的脾氣也變了，天天嘟嘟囔囔地說：“唉，整天跟着你弄這玩藝，要不然我在社裏餵個豬、帶帶孩子，怎麼也能掙幾分。”

他听了沒話答對，心想：“我也少掙分啊！”不過，他可不這麼說。他會說：“你叨咕什麼？掙分，要是有空頭分，得不着糧，你嚼這個分？”

老張頭把老伴頂住了；不過他心裏却越來越不得勁，因為社裏的莊稼齊齊排排的往上長，他這五十多歲的老莊稼人，不敢說那莊稼不打糧，“見苗保一半”，這話他是常說的。

社裏對他常請“病假”，當面還沒說什麼，背後免不了有人議論，他們話裏話外都說：這老头子心眼太多，做事總是腳踩兩隻船，真是要吃魚，又嫌腥。振榮呢，對他也不直接提這個事兒，常用別的社的例子教育他。他常提起某某人，入社時候有顧慮，把車留在外邊，到收秋時又拉回來了，等等。老头